

駝背狂儒

● 武俠精品系列 ●

公孫鑫作品集

上



东, 9AA-3

44-5728

CSX-1

21

公孙鑫 著

驼背狂儒

(上)

第一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自命“帅哥”的帅阿炮，与欧阿宝、印大牛、窦阿珠、麻小惠等五虎，在白毛老怪老番颠帮助下，在坟场中扮鬼，吓退了“南天四鬼”。五小深觉武功重要，带着老番颠所赠的“藏宝秘图”去寻宝、学艺。

途中双掌开山仗义相助，火烧恨天无把梅金良和南霸天曹八，其后被毒王金三角套去藏宝图之秘，引来江湖群邪的重重追杀，五小被迫亡命江湖，窦阿珠贪财，私偷秘图而逃。帅阿炮四小误入山洞，巧遇三十年前四大奇人半疯狂生、流香谷主、痴僧、黑白道，四小被收为衣钵传人，并得醍醐灌顶大法，继承了四大奇人一甲子的功力。帅、麻二人又吃下天材地宝——龙鳞朱萼和龙涎石乳，功力更胜他人。

出困后，帅阿炮等和“连环炮”、“老方”、“米酒头”、“鬼医”阎老四等人与赤身教、天钩帮、日本浪人武士等窥伺藏宝图的群邪展开了一场场火并，帅阿炮也继任了“龙发堂主”之位。

哭斗山庄前，帅阿炮率龙发堂众怪杰大战天钩帮藏镜魔僧等群邪，一场大厮杀，虽杀退了群邪，帅阿炮的红颜知己玄衣龙女白飘飘等也重伤而逝……

目 录

一	白毛老怪	(1)
二	五虎斗鬼	(23)
三	龙头之争	(43)
四	藏宝秘图	(63)
五	仗义勇为	(87)
六	醋海辣风	(112)
七	险恶江湖	(137)
八	天降救星	(161)
九	半疯祖师	(183)
十	亡命江湖	(205)
十一	洞中奇遇	(227)
十二	二大奇人	(253)
十三	醍醐灌顶	(269)
十四	狭路相逢	(290)
十五	天钧帮主	(314)

十六	危机四起	(337)
十七	神功初成	(268)
十八	白衣龙女	(388)
十九	别字先生	(411)
二十	龙女柔情	(434)
二十一	奇门遁甲	(460)
二十二	温柔陷阱	(482)
二十三	多情夫人	(499)
二十四	驼背狂儒	(527)
二十五	邪教火井	(552)
二十六	玄铁琵琶	(575)
二十七	自相残杀	(596)
二十八	虎穴脱险	(617)
二十九	生离死别	(644)
三十	阴险狡诈	(664)
三十一	哭斗山庄	(686)
三十二	两败俱伤	(710)

一 白毛老怪

月黑风高。

夜深人静。

以这两句八字交代时空，形容深夜静寂的情景，原本没有什么不对。但天生叛逆性极重的帅哥阿炮却大大的不以为然，脑子里不断地在翻腾，非得鸡蛋里找骨头，挑出它的毛病来不可。

他蹲坐在山峰突出的岩石上，凝视眼前青翠的山峦，耸拔挺秀。悠悠的江流，一泻千里。其实完全有看没有见，浮现在他眼前，盘旋在旋海里的，仍然是“月黑风高，夜深人静”那两句八个字……

首先，他反对“月黑”，认为简直荒唐得离了谱，不管是不是“外国的月亮圆”，无论是黑眼珠，黄眼珠，蓝眼珠，甚至红眼珠（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所看到的月亮绝对是皎洁明亮？爱说笑！

“风高”也不对，大风吹过，不是专向女人的迷你裙下钻，掀起人家短裙，女人“穿帮”窘得张皇失措，急忙的按住飞起的裙子！

风高就不会往下吹。

夜深人静也不尽旋，这会儿除了他帅阿炮在这里静极思动，地球上不知道有多少夜猫子，正在寻欢作乐，或是在黑夜中进行

各种不法勾当呢。

去他娘的个毬，天下不合理的事情太多，干吗专找牛角尖钻，实在闲得无聊嘛！

其实，他对自己的姓也不尽满意，百家姓里什么不好姓，偏偏要姓“帅”，而他这副尊容，又不够格当帅哥，反而成了被人取笑的把柄。

他奶奶的，这又不是他的错，龙生龙，凤养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有其父必有其子，谁教他老爸是这个德性，要不是长得像一个模子做出来的，说不定他老爸会疑心，早就带他去验血，要一张血统证明了。

长得不像帅哥，偏又姓帅，这是他最大的遗憾。否则，他那朝思暮想的窦阿珠，就不会对他老是不来电了。

想起那又“水”又“灵”的窦阿珠，他不禁沮然叹了口气，心想：“他奶奶的！我只要练成绝世武功，在江湖上闯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让你对我刮目相看，到时候你送上门来，甚至跪在我面前要我娶你，我还要脱起二郎腿考虑考虑呢！”

既然决定要成为武林高手，那可不能光说不练。

于是，他拿起置于身旁的布口袋，取出大批旧书摊买到的“宝贝”，其中包括《少林武功入门》，《太极拳说解》，《气功初步》，《禅功静坐指南》，《点穴秘诀》，《十段锦练法》，《星象术》，《麻衣神相》，《奇门遁甲》，《孙子兵法》，《阵法大观》，《瑜伽减肥术》，《有氧舞蹈》，《傅培梅食谱》，《素女经》，《金瓶梅》……真个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不该有的也全有了。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既然有意一鸣惊人，成为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天下第一高手。那就得痛下功夫，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才行。

可是，这么多东西“囫囵吞枣”，一时可无法吸收消化，必须一样样来。

由于在家碍于他老爸，曾经三申五令，严禁他看这一类书籍，尤其是《金瓶梅》，所以他不得不深更半夜跑到这里来躲着偷偷看。

不过问题又来了，练少林武功他不愿当和尚，出了家如何找对象，要那窈阿珠“情妇何用”？

练“童子功”吧，那可更是万万使不得，他可不愿永远做“在室男”。当一辈子老处男，非把他给活活“憋”死不可！

这也不对劲，那也有问题，究竟该练那一门武功呢？

帅阿炮感到心烦意乱，六神无主，坐在岩石上发呆，脑子里胡思乱想，一会儿幻想自己上纵九尺，横飞八丈，一会儿掌出狂飙怒卷，山摇地动。一会儿又是剑出如电，挥刀似风，杀得东邪西毒落荒而逃，北丐南帝屁滚尿流，其他二三流角色更是不够瞧的，一个个吓得哭爹喊娘，抱头鼠窜，跑慢的只好跪地求饶，磕头如捣蒜……

哇噻！真有这么一天，那该有多神气，多来风。

正想得出神，一时得意忘形，身子向旁一歪，竟从岩石上歪倒，一直滑跌下去。

前而已经描述过，帅阿炮是蹲坐在山峰突出的岩石上，这一滑跌下去，真他奶奶的是险象环生，只见他头下脚上，顺着陡峭的山壁急坠西下，阿手一阵乱抓，却什么也抓不到。

帅阿炮心想这下完蛋，八成是死定了，吓得双目紧闭，失声大叫：“妈妈咪哦！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如来佛，释迦牟尼，上帝，耶稣……我亲爱的阿珠，永别了……”

不料突觉后腰被什么玩意一刺，痛得他一声怪叫：“哎唷哇！

……”裤子竟被扯脱下去。

他的反应相当快，急忙双手抓紧裤腰，以免裤子被扯掉，日后被人在岩下发现他的尸体，还落个春光外泄，使他死不瞑目。

那知刺痛他的是一株枯树桩，竟刺穿他裤裆，把他挂住，悬空吊了起来。

睁眼往下一看，惊得他魂飞天外：“哇！妈妈咪哦……”

这小子真是命大，枯树桩不胜负荷，刚“啪”地一声折断，他情急双手放开裤子一阵乱抓，居然抓住一条长长的老葛藤。

他这时如同溺水的人，危急中抓住什么就是什么，双手紧紧抓住老葛藤不放，也不管它能支持多久。

葛藤足有十几丈长，附在山壁上一直垂落在地面。

帅阿炮在确定葛藤能承受他的重量后，才小心翼翼地，一褪一褪将身子缓缓放下。

终于两脚落地，他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抬头向岩上一望，不禁咋舌道：“哇噻！这么高哇，摔下来不跌成一团‘麻薯’才怪！嘻嘻，大难不死，必有后患……呸呸呸，必有后福，看来将来这天下第一高手，铁定是非我帅阿炮莫属了！”

他奶奶的！这小子真是掉了伤疤忘了痛，才刚捡回一条命，又做起白日梦啦。

不过，历经过这一次惨痛教训，倒使他下定了决心，非练就一身轻功不可。

如果早练了一身惊世骇俗的轻功，像刚才那种小场面，十几丈算什么，简直是小意思，“唰”地一声就纵身而下，何必吓得像龟孙似的。

于是，他拉起褪至大腿上的裤子扎好，寻路爬上悬岩，把那一堆旧书装进口袋，打算另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开始专心苦练

轻功。

这悬岩上太危险，万一“历史重演”，再摔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

帅阿炮下得悬岩，在一片林外选中一块空地，席地坐下，又打开口袋，取出他的“宝贝”，挑了那本“气功初步”。

他从未拜师学艺，完全是无师自通，凭自己的想象摸索，心想：“轻功身法是靠一提真气，使身轻似燕，才能上纵九尺，横飞八丈，先从气功练起绝对错不了！”

一连翻了两三页，罗里罗嗦，讲的全是吐纳要点，使帅阿炮感到索然无味，简直看不下去。

第四页尚未看完，书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已在跳“霹雳舞”了，看得他眼花缭乱。

更糟的是瞌睡虫趁虚而入，向他发动了进攻。

眼皮一搭，“周公”已向他招手。

正昏昏欲睡，忽听“嗖嗖”一连几声轻响，使他一惊而醒。

凭他的直觉，一定是有夜行人从附近经过。

深更半夜，怎会有人打从林外走过……不不不，绝不是走的，也不是奔跑，而是以轻功飞身而过，否则不可能带起“嗖嗖”的衣袂声响。

哇塞！身怀轻功的夜行人出现，那准是不干好事，不是偷鸡摸狗，就是采花大盗！

帅阿炮既自诩为未来的天下第一高手，岂能任由鼠辈横行而不闻不问。

既然撞上了，那就非得插上一手不可。

二话不说，只有一个字——追！

他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立即跳起身来，施展出他尚来不

及的轻功，循声急起直追，一直追至空地外。

夜色朦胧下，遥见一条人影在二十丈外一闪而没，身法快捷已极，比他的“轻功”高明不知多少倍。

他奶奶的，管他追不追得上，还是得追下去看个究竟。

帅阿炮一跃二三尺，摔跤四五样，爬起六七次，八九十处伤，去他个鸟蛋，前面人影跑得还真快，一溜眼就没了影儿，帅阿炮可是个死心眼，岂肯就此罢休，展开身法犹如腾云驾雾衔尾狂追不休。

狂追十余里，眼前一大片茂林阻住了去路，树高参天，林里黑不隆咚的，夜阑人静鬼声啾啾，好不恐怖。

帅阿炮一向胆大妄为，爬篱笆偷芭蕉，拿弹弓打芒果，挖地瓜偷西瓜，所有的坏事准有他的份，区区一座树林何惧之有？就算林里头有妖魔鬼怪！阿炮想：捉一个来玩玩也挺来风的，想得怪好，神经病！

这林子茂密得很，里头似乎传来一声咳嗽，娘的皮！莫非有歹人在此密议为非作歹不成？说不定是走私大路货，或者是强盗头儿在此分赃呢！得瞧个清楚才好，弄不好因此而破获了重大刑案，乱鲜的，明天帅阿炮的大名出现在报纸的头条新闻里，电视争相采访，那岂不大大的出名，在同窗面前大大的露脸？怪现的！

朋友伙阿毛、阿土、阿牛他们老瞧不起阿炮，狗眼看人低，老笑阿炮有够炮，阿呆一个，没啥小路用。

不过，帅阿炮心里最要“典”的，还是他心目中的豆花——阿珠，阿珠也常看阿炮“不够重”，害得阿炮日日单相思，好不又苦又恼。

阿珠是班上的喇叭花兼玫瑰花兼豆腐花，人长得黑里带俏，

有点像赤砂糖，虽然有些十全欠两味——八珍，阿炮迷她迷得死去活来，只是阿珠是学校跆拳道代表，身手矫健利落，身材更是一级棒。

帅阿炮虽然被电得要死要活，却从来也不敢表示，一来实在怕阿珠的拳脚了得，二来阿珠从来正眼也不瞧他一下，帅阿炮空自牙痒痒的，却苦于无机会下手，日夜魂牵梦萦，好不相思恼人。

这下有机会露脸，说不定可以在豆花阿珠面前耍耍帅气，那肯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阿炮屏息朝林子里头悄悄“摸”过去。

林子里头好黑，帅阿炮小心翼翼前进，不敢发出半点声息，唯恐惊动里面的人，搞不好被发觉了就惨啦！

“嘘！”蓦然一株树后出现一只纯白的“蓬尾鼠”（松鼠），使帅阿炮吓了两跳加一跳，看清楚，原来是一只白毛的大怪物，帅阿炮瞪大了眼睛，正想尖声大喊有鬼之际，“嘘！”

白毛怪物赫然伸出一只指头摆在一团白毛中间，帅阿炮再度凝神看个清楚，去他个鸟蛋。

原来是一个白发白眉白须的怪老人，这怪老人也真是怪，一个乱蓬蓬的怪头，连五官都分不清楚，帅阿炮好不纳闷，这怪老人难道没钱理发不成？这样满面须发不分，难道就不怕吃饭喂错了孔道吗？

“嘘！”帅阿炮正在替他担心万一吃饭时不小心喂进了鼻孔该怎么办时，怪老人再度示意噤声。

帅阿炮忍不住低声问道：“你……？”

“嘘！”怪老人侧耳倾听一会道：“小声点！”

“你是谁？”帅阿炮压低声音问。

“你说什么？”

“我问你是什么人？”

“你说什么？大声点。”

“你是什么人？”帅阿炮提高了声量。

“嘘！你要死啦！那么大声干啥？”

这怪老人还真难服侍，小声他听不到，大声又嫌吵。

“你究竟是什么人？到这儿干什么？”帅阿炮问。

“嘘，小声点，不要打草惊蛇，老夫才要问你，你又是什么人？说你是和尚，又没穿袈裟，穿着又不伦不类，三更半夜衣衫不整，仪容稀奇古怪，你根本不像中原人物，说，你是不是南天四鬼的同路人？”

“你这老怪物岂有此理！”帅阿炮会跳的皮球——肚里有气：“说我是什么三更半夜衣衫不整，又说仪容稀奇，还说什么和尚，老夫又没得罪你，偏你要咒老夫？”

“呸！狗屁不通！小小年纪便自称老夫，你要是活到老夫这把年纪，岂不变成死夫，‘骨头熬’了吗？”

“不管老夫是清道夫、马车夫你也不能咒老夫早“挂”掉，老夫年纪尚属“幼齿”，你于心何忍！”

“狗屁不通！老夫又不是你遗产的继承人，你“挂”掉老夫一点好处也沾不到，干嘛没事要咒你？”

“那你……”

“老夫觉得奇怪，你这身装束是那一国的蛮人？老夫行走江湖凡数十年，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噢？老夫怎么背起国父遗嘱来了？老夫老番颠矣，老夫以前从未见过你这种打扮的。”

“你真是老番颠，少见多怪，见骆驼言马肿背，老夫这身衣服可是全国统一规定的学堂制原，你真是草包。”

“狗屁不通，什么叫草包？”

“草包就是……”还不好解释。

“老夫只吃过肉包、刈包、豆沙包，没吃过草包。”

“唉！你真有够‘逊’！”

白毛老怪物摇了摇像白鸡毛掸子似的毛头：“老夫有听没有懂，狗屁不通，不管他，喂！你究竟是什么人？”

“去你个鸟蛋，老夫先问的，你该先答！”帅阿炮生来就是死拧不转的炮性，谁要是硬要跟他抬杠子，那可有好瞧，那怕是顶得头破血流，照样是长虫入酒瓶——曲性原在，非抬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不可。”

“狗屁不通，你先说！”老怪物也是个杠子头。

“去你个鸟蛋，你先说！”

“狗屁！老夫比你大！”

“狗屁大有什么用？”

“狗屁不通，老夫说的是年纪！”

“狗屁也能做‘粘剂’？”

“狗屁不通！”

“去你个鸟蛋！”

这两个死杠子，声音竟是越来越大。

“嘘！”

“嘘！”

两人又各自警觉，不约而同的嘘出声，还好附近没有小娃娃，否则稳当要闻其声而不禁尿湿了裤子。

“好吧好吧！”白毛老怪物终于顶不过帅阿炮，表示屈服：“告诉你，老夫乃名震天下，轰动武林，惊动万教，名噪一时，名不虚传，名正言顺，名花有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白毛老怪丁吉

是也!”

“哇噻!果然名符其实,‘丁级’的。”

“你说什么?”

“没什么,那你来此搞什么鬼?”

“老夫又不是色鬼,怎能‘搞鬼’?”

“你扯到那儿去啦?”

“那种事情除了扯到床上还能扯到那里?”

“什么跟什么呀?乱七八糟。”

“这事本来就是乱七八糟,难道还有公式不成?”

“去你个鸟蛋,你越扯越离谱。”帅阿炮急急解释:“老夫只是问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扯了一大堆,莫名其妙!”

“哦!早说明不就好了,偏绕了个大弯又拐了回来!老夫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说,老夫是负有秘密任务的。”

“原来你是反间?”

“臭小子,你怎么骂人?”

“没有呀?”

“还说没有,你说老夫‘犯贱’……”

“去你个鸟蛋,我说你是奸细!”

“老夫做奸细那有可能!”

“好了,不跟你扯了,你有什么秘密任务?”

白毛老怪小心的看看四周,确是无人偷听,才低声道:“老夫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说,老夫行道江湖,无意中得知有一票神秘人物,野心勃勃,有不良的企图,老夫身为武林人,有责任要查明这帮人的来龙去脉,以免使善良的百姓受害,老夫前些日子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物,目前悄然潜抵本地,将有非法的举动,而且选择这片人迹罕至的密林作为聚会的场所,所以老夫先一步

潜伏在此，想偷听他们的秘密……”

“你这不是侵犯了隐私权吗？”

“老夫才没偷吃他们的‘银丝卷’！”

“去你个鸟蛋！我是说你干涉他们的隐密！”

“狗屁不通，谁说老夫‘看守’他们的‘银币’？”

这白毛老怪实在有够“阿达”。

帅阿炮无可奈何，碰上这种脑筋有问题的人，实在是莫法度，只好住口不说，任由白毛老怪自个儿掰下去。

“老夫打听得明明白白，这几个臭家伙即将在本地做案，老夫希望能够知道他们的计划，以便先期阻止，你呢？你是什么人？到此又有何贵干？瞧你这装束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你是那一门派的？”

帅阿炮笑笑道：“我只是本地小民……”

“本地也有‘小名’？”

“去你个鸟蛋，我是说我是本地居民。”

“这里又不是莫三鼻给，怎么会有‘饥民’？”

“我是说居民……”

“‘鸡鸣’？”白毛老怪看看天色：“还早咧。”

“我是说居心叵测的居！”

“‘鸡心颇臭’大概是坏了。”

“我是说居间的居。”

“你怎么这么脏？连‘鸡奸’也说得出口。”

“我是说居心不良的居！”

“会说这种脏话的人大多居心不良。”

唉！跟这种“俩光”人说话还真衰，那得多吃几碗饭不可，否则那有那么好的精力跟他“阿姆阿伯”的瞎掰？

“我是说我是本镇的住民!”

“早说呢，偏要九弯十八拐，说得老夫‘雾沙沙’，淋了一头洗脚水，那老夫问你，你是什么‘蹲上大号’?”

“我?”帅阿炮差点抽筋，那有人这等问法的?不过帅阿炮对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因为他的本名实在有够土，说出来实在不怎么拉风，他老爸叫他阿皮，老师叫他捣蛋鬼，朋友叫他跳跳虫，豆花阿珠叫他青仔，外号是一大堆，可是就没有一个上得了抬盘。

正当阿炮不知如何回答之际……

“嘘!有人来了，噤声!”白毛老怪好灵敏的听觉，帅阿炮几乎连藏身都来不及，还好白毛老怪适时拉他一把，否则必然当场穿帮无疑。

“刷!刷!刷!”一连破空之声传来，现场已纵落三条高大的人影，落地之时只闻衣袂飘风，而脚下却点尘不惊，可见来人轻功身法极为高明。

林里头好黑，面目看不清楚，只能见到三条模糊的人影而已，看不出是男是女或者不男不女。

只听一个似乎缺了颗门牙，说话漏风的口音道：“怎么，人呢?”

一个哑着嗓子的低沉声道：“老四还没回来。”

漏风口音道：“怎么又是老四?”

哑嗓子道：“不是他还有谁?”

“老四也真是的，每次行动总是最慢的一个。”漏风口音的汉子颇为不满：“每次都要别人等他一个，本性是不改，该禀告师父，好好的惩罚他才好，免得因为他而误了我们的的大事。”

“可不是。”另一个尖声的人道：“上一次就是因为他不小心